

四書講

漢	書	門	類
八	五	八	八
二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八	五	八	〇
二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588
冊	數	20	( 4 )
函	號	277	166

共廿  
四十六号



圖書諸卷之五

中庸三

中庸三

自誠明也

此中庸第三支之始。承上章天大人道以盡言。下支之始。又承此章以發明誠字之意。上章言誠者天之道也。是言人而外則天。誠者則天。人為之也。此章言天人之道。而一之則見人。道可主於天道之意。而二之則原其成人之與見天人之始。本之則見其所以歸之。則見天人之終。合行誠之教。則成人之道。終而不自見。其所以歸之。則見天人之終。合行誠之教。則成人之道。終而不自見。其所以歸之。則見天人之終。合行誠之教。則成人之道。終而不自見。



四書講卷之五

馮李金

松勿直論著

受業

金瑞紹先

金瑛蕙圃

蔡定厚

中庸三

後學

朱邦椿陸華

重訂

自誠明節

此中庸第三支之始。承上章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又承此章以發明誠字之義。上章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此章合天人之道而一之。以見人道可至於天道之意。首二句原其從入之異。見天人始分。末二句究其所歸之同。見天人終合。自誠明者。聖人全體無一不實。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自然無蔽。此全乎天之賦予性。

之所由名天之道也。白明誠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所得之實理。此成於己之學習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然自誠而明者，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誠即明矣。此則字意緊體，註中無不二字，自明誠者，非曰終無以至於誠，明亦誠矣。此則字意慢體，註中可以二字，然上則字雖緊，却是輕撇之詞，此則字雖慢，却是責重之詞。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修道之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承上章天道人道以立言，下皆本此章說去。但上章天道指理而言，不貼在人者說，今每章各繫天道人道，都指在人者說，是頂上章章句內，則亦天之道也。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兩語而言。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節

此言天道是自誠而明者之事。天下至誠，止是誠極，其至天下無以加之，爲能盡其性，不是至誠了，方能盡性。蓋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惟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耳。存疑所謂惟這樣人，能做這樣事，是也。盡性兼察之由之說，察謂生知由謂安行，即用知之行之，亦可。然知行猶是學者通用字眼，未切生安，故借孟子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二句來。而曰察之由之也，盡人性物性兼知之明處之當說，惟於其性察之無不盡，則於人物之性處之無不當，兩則字猶云便能，非有層次。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盡性，至誠助天地盡之，非贊而何人，惟化育於天地而不能助化育，故於天地有遜。至誠能助化育，所不及自與天地並立爲三矣。贊以功用言，參以位次言，兩可以。

猶云有以盡人物之性。便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正解云。至誠就是盡性。無兩層。無一毫偽妄。以蔽之。便察無不盡。無一毫偽妄。以累之。便由無不盡。知之明者。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理。見得如此。則遂生如此。則失所也。處之當者。在人。則有田里樹畜以養之。有禮樂刑政以教之。遂其生。復其性。是也。在物。則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繁其生。是也。盡人物之性。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是盡他性了。不是使他亦如我之盡性也。參有不可相無意。勿作配天地看。問盡心盡性之別。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而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又曰。盡已性。如君臣則義。父子則親之類。盡人性。如

黎民於變時雍。盡物性。如鳥獸魚鼈。咸若。雙峰饒氏曰。盡其性者。是知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是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盡人性。如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盡物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贊化育。朱子曰。天人雖止一理。然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地位萬物育。但彼是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按諸說。則盡人性。物性及贊化育。皆就至誠功用處說。與天地地位萬物育。朱子獨以事言。皆為真實了。義時文非贊其事。而贊其理等語。最可笑。或問曰。天下之理。未嘗

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  
 稟天地之氣其體則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豈  
 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  
 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至於盡人盡物之  
 說則張程之論雖有不同然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  
 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親疎遠近淺  
 深先後又不容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按此則講家謂盡性外  
 更有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是不知其理之一謂一盡性便  
 已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是不知其分之殊也至誠止是能  
 盡其性自然有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是理之一也其實盡  
 人性又有盡人之事盡物性又有盡物之事是分之殊也故理  
 一分殊四字最妙然按理一分殊分兩層止在已性人性物性

上見之若贊化育即是盡人盡物除却盡人盡物別無贊化育  
 事參天地即是贊化育除却贊化育別無參天地之事不得又  
 分層次故白文換能字為可以字其理自見時文挑剔能字可  
 以字一味空滑究未看到實理所在也

其次致曲節

此言人道是自明誠者之事工夫止在致曲曲能有誠以下皆  
 致曲之效驗六則字有層次無工夫其次二字照上至字誠之  
 渾全者為至誠之未遽至者為次次非懸絕之謂正不甚相遠  
 之名也註大賢以下包學利困勉在內曲是性中善端之發見  
 雖是偏曲未全然就此發見者一一推致各造其極是為致曲  
 夫曲致則不曲矣為能復有全體之誠圓成克滿無所欠缺既  
 能渾全一誠則由誠而達之一身自然則形則著則明由誠而

及之天下自然則動則變則化至此又安在其爲次哉惟天下  
至誠爲能化而無有異焉者矣此以人道而盡天道也存疑  
云致曲工夫要不外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無以知  
其爲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爲曲終爲私欲所奪  
而不能致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  
爲氣質所隔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  
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  
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克無穿  
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  
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克其四端是也  
末句直是贊致曲爲至誠如云到此便是天下至誠的能事  
矣若於能化卜補出其次亦能如此云云便欠渾融矣直講

云誠既積於中則必發於外將見動作威儀之間莫非此德之  
形見矣旣形則自然日新月盛而愈顯著矣旣著則自然赫喧  
盛大而有光明矣蓋實德之積於中者日盛故德容之見於外  
者愈光內外相符之機有不容掩者如此誠旣發於外而有光  
則人之望其德容者自然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矣旣動則  
必改過自新變其不善以從吾之善矣旣變則久之皆相忘於  
善莫知誰之爲渾化而無迹矣蓋誠之動乎物者旣久則人之  
被其化者愈淡人已相符之機有莫知所以然者如此講數字  
極明晰正講云此章句句與上章相照次字對至字蓋誠之  
渾全者爲至而誠之未至者爲次也曲字對性字蓋性乃誠之  
實體曲則性之端倪也致字對盡字蓋則全體皆誠無待於致  
致則漸次擴克必期於盡也形著明是盡已性事動變化是盡

人物事而參贊亦在其中。至於化則其次。一天下至誠矣。按此節明字是容貌威儀光輝發越與明照事理之明不同。時文往往以誠明入講甚謬。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與大易介石一爻正好察看。蓋人為私欲蔽鋼則本體之明有時而昏。若至誠心體真實無妄無一毫人欲以禱之自然虛靈不昧於機之將萌兆之將動可以預先知之而不待顯著也。蓋事物機兆原有可知之理。如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與夫吉凶之見乎蓍龜得失之動乎四體者皆是。但人冒昧而不能察耳。至誠則於福之將至而為善者必先知之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者亦必先知之。此其前知之妙真與鬼神之神明不測者一矣。首二句一章之綱。國家將興六句言事物機兆本

有可知之理。見得至誠不是矯揉穿鑿讖緯術數而知之也。禍福將至三句正說前知之事。而未以如神贊結之。段落如此。唐荆川曰：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呂晚村釋之曰：幾動於彼事物至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自誠明三字是此章一定之來脈。亦是此章天然之註脚。但蒙引又謂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按此則以誠明二字貼合此章者亦須微有分別。未全為福止曰善。未全為禍止曰不善。善不善即指禍福之朕兆言。不屬人為之善惡言。亦有即貼人為善惡說。



者如云福雖未至而所爲善卽福將至也禍雖未至而所爲不善卽禍將至也常人見禍福不見善不善故知後至誠見善不善不必見禍福故知前蓋數不越理前知亦知其理耳云云亦好發議論然中六句旣云機兆本有可知之理則此四句止繳到至誠前知便是若又推到知其理上去口氣段落反不甚合末句時講鬼神前知至誠前知亦如之猶未確蓋鬼神不是前知禍福之幾鬼神體物不遺禍福之幾皆鬼神也故正解云鬼神以實理顯其幾至誠以實心察其幾固有通幽明爲一道合天人爲一理者數語是

誠者自成章

責重君子誠之一句自成原誠所由來自道見誠之無可誘物之終始一句申明自成不誠無物二句申說自道而以誠之責

在君子身上末又推出成已卽所以成物蓋必成物而後自道之功乃盡自成之理乃全也

誠者自成節

講家謂中庸誠字俱指人惟此誠字與誠者天之道也兩誠字指理然細思亦各別前誠字雖指理却是從人身上推其稟受於天之理而言此誠字指理却不指人之理而言朱子謂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單指誠之理而言也單指誠之理言則所該自廣天地之成其天地人物之成其爲人物無非此誠故曰誠者自成也註物字兼天地人物言道是就誠上做出事來而此事便是專屬於人專是人之所當自行的蓋天地止賦此誠與人旣不能代人爲行萬物雖與人同具此誠又不能如人得形氣之正而能行故此道專責之人而曰而道自道也註人字物字

分貼最確。兩白字見誠非外鑠。而道非可諉。意宜醒出。止因註中既曰物所以自成。而又曰誠以心言。大全諸家遂多辨論。不知以心言二句是疏解。而道句不是覆解。自成句故雲峰胡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又曰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所以自成言也。誠自成兼人物言道自道專以人言觀註以人字物字分別之。鐵板不易。近選家又謂誠者自成卽當直說人心之誠。而以註中誠以心言一句及程子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說爲據。不知誠以心言四字是於正講白文之後。而又另提此一句以見子思立言本意專爲人之當誠而發。非以此句覆解自成句也。曰自成句原兼人物則

心字原亦該括在內。如程子事親事君之說亦是就自成內抽出人之成其爲人一項說。非謂自成單指在人一項也。蒙引又疑朱子懸空說此一句爲未然。不知朱子所云懸空非不着實之懸空也。猶云不單屬人不單屬物。渾淪包舉說此一句耳。以渾淪包舉說此誠字可見誠字甚重。甚着實。今人都是將此誠者與誠者天之道也的誠者看作一樣了。故講來仍是天以此誠付與人物相似。不知此誠者自成不單指天賦與人物而言也。連天地也是這個誠。朱子曰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選家又疑首句若泛言人物便與人。不切是重自道。輕自成矣。不知惟其包括人物正見自成之最重。正見自道之不容已。如第二支極言道之費包括天地鬼神帝王禮樂一切在內。而愈見人之不能

離道。此言誠之成。亦包天地人物一切在內。而愈見人之不可不誠也。若必句句說人。方與人切。真拘墟之見。時講又謂上自字是自然之自。下自字是自家之自。不知講得自成透。則自然意自見。講得自道透。則自家意自見。若一樣兩自字。而分別之曰。此是自然之自。此是自家之自。穿鑿拘泥甚矣。教初學如何記得。況上自字亦不止自然之自。此理原無虧欠。亦是自足之自。下自字又不止自家之自。包下成物在內。亦是自任之自。總要在實理上講透耳。誠以心言。專指人之所當自行而言。胡氏之說確矣。而愚謂是疏解。而道句者。蓋因前以誠者誠之者對舉。此處不曰誠之。而曰而道。變誠言道者。何故。朱子釋之。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此是要人於誠上做出事來。故以誠理之見於用者言之。而謂之道也。時選執一心字。必

謂此句是覆解自成意。真拘墟之見。曰。既曰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却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止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又曰。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甚明白。

誠者物之終始節

首句申明誠者自成。下二句申而道自道。何以將不誠句屬自道。朱子云。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始得。故斷在首句。劃開誠者。即上誠字。以理言。此物字正兼天地萬物。物必有始。乃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物必有終。乃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惟其為物之終始。故曰誠者自成。然則凡人做事。純是一個實心。

方○有○此○事○若○心○有○不○實○則○雖○勉○強○做○此○事○猶○如○不○做○一○般○便○無  
 物○矣○而○安○可○不○盡○其○當○行○之○道○故○君○子○以○實○心○體○實○理○而○誠○之  
 為○重○也○不○誠○無○物○句○屬○人○此○物○字○當○事○字○看○如○孝○不○誠○則○無○孝  
 弟○不○誠○則○無○弟○之○類○註○逐○句○細○貼○而○繳○上○自○成○自○道○尤○縝○密  
 之○甚○首○句○申○說○自○成○下○二○句○申○說○自○道○鐵○板○不○易○近○講○家○又  
 謂○物○之○終○始○亦○當○解○作○誠○心○可○以○貫○通○事○物○之○終○始○說○不○知○大  
 註○釋○首○一○句○連○下○三○物○字○而○後○以○人○之○心○分○別○出○第○二○句○來○分  
 明○是○以○物○之○終○始○句○兼○天○地○人○物○在○內○而○不○誠○無○物○方○單○指○人  
 心○說○也○不○得○泥○程○子○誠○心○事○親○事○君○之○說○沒○却○註○理○自○成○所  
 包○者○廣○而○人○却○在○內○物○之○終○始○所○包○者○廣○而○人○亦○在○內○不○是○遺  
 却○人○字○在○外○也○故○註○於○此○節○及○下○節○兩○繳○自○成○句○即○以○人○之○自  
 成○言○蓋○白○文○自○成○二○字○兼○指○人○物○而○意○則○專○責○人○章○句○既○以○物

之○所○以○自○成○正○釋○白○文○之○自○成○而○即○不○妨○於○此○節○及○下○節○繳○出  
 入○之○有○以○自○成○也○按○物○字○原○不○專○指○萬○物○觀○為○物○不○貳○則○大○地  
 亦○物○也○觀○人○為○萬○物○靈○則○人○亦○物○也○子○思○以○物○字○包○括○天○地○人  
 物○最○為○渾○全○朱○子○淡○體○此○意○即○以○此○白○文○物○字○預○先○註○入○上○節  
 而○後○轉○出○人○字○明○白○了○當○時○選○謂○自○成○單○指○人○物○時○文○又○謂○曰  
 成○兼○人○物○言○總○是○不○明○物○字○之○義  
 這○物○字○非○對○人○而  
 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  
 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按○物  
 字○晚○村○亦○認○得○清○而○又○併○入○事○字○更○為○包○舉○前○鬼○神○體○物○不○遺  
 之○物○亦○兼○天○地○人○物○事○正○是○一○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節  
 必○已○物○兼○成○而○後○完○得○自○成○自○道○的○分○量○故○又○推○而○言○之○此○誠

者指人由誠之功而造於能誠地位者誠之自成原合已物則既誠之後纔一成已便有以成物此節大意已盡此二句成已仁也以下半氣遞去皆推原所以成已便能成物之故而以時措繳足之時措即是首二句意無兩層五也字急遞急繳口氣猶云成已何以便成物哉蓋成已便是仁成物便是知仁知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故時措之已物而無不宜也五句止是申明首二句末句一故字倒繳首二句中所以二字耳此物字對已而言是指民物之物然天地亦包在內如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皆成物事也成已不忍於己之私偽故屬仁成物必知之明而處之當故屬知然此不重仁能成已知能成物止要從已物推出仁知以便總歸到性之德耳仁知之德皆是吾性固有之德既為吾性固有之德自無內外之殊仁

固在內而知亦非外是合內外而為一的道理文徵曰不得以成已成物為合內外不得以仁知已物交互為合內外不必以道字頂自道自道是當然之道此是本然之道止當理字看又不必以性為天命之性道為率性之道性字固同道却不同率性之道是見之日用事物此是言仁知在心而無內外可分當措性體言呂晚村亦曰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自道自道之道字正當理字相似蓋此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合內外三字乃與性字應耳看本文句法自明時措是仁措之已而已宜知措之物而物宜蒙引云仁知之德具於已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矣淺說云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處已處物無不得宜而已物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知一

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失於知者乎。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近江南墨有以時措爲由已而措之物者。蓋誤看註中得於已爲成已。見於事而皆得其宜爲成物也。不知註旣得於已四字是補出節首誠者二字意來。蓋知仁雖爲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然若不是誠者實有諸已。豈便能時措咸宜。故補出旣得於已四字。好接到時措上去耳。非謂時措是由已而措之物也。且見於事措成已成物之事。事字不虛措之已物而皆宜皆字。方不落空。或疑已不可言措。不知由心而發之事。凡身之威儀。文辭周旋中禮。何莫非措之而得其宜者。又仁知措之已物。不可謂措之已爲仁。措之物爲知。倒說了。時措是泛應曲當。極其快便之意。與時出之時同。與時中之時異。不可云不先時不後

時在過不及一邊說了。註繳上自成自道。文徵曰。上節君子誠之。是自道而全其自成。本節又從成已推到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不獨自道矣。時文欲繳上首節。當云始而自成者。至此并能使物各得其成矣。始而自道者。至此更能使物各全其道矣。方是按文徵此說。甚不然是反看得自成外。另有不獨自成一層。自道外。更有不獨自道一層。畢竟成已成物。分兩事矣。不知使物各得其成。正是完得自成的分量。使物各全其道。正是完得白道的分量。蓋首句自成。原兼已物。則成已成物。總是一自成自道也。若如文徵云云。則首節反包舉不全矣。豈正肯乎。劉諱霽宗師以成已仁也五句。試嘉興縣庠。有拙贖自識評語。於書理文法頗詳徹。附錄於後。成已由於仁。成物由於知。謂成已爲仁。成物爲知者。非仁知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謂

已物無內外者。非謂仁亦外。知亦內者。非上四句急插誠字者。非糾纏自成自道者。非措是措之已。措之物謂由已而措之物者。非時措是極其快便。謂不先時不後時者。非成已成物纔完得一個自成自道。謂至此不獨自成不獨自道者。非上四句層次推出。末一句緊繳上文。入手學盡者。非詳首二句畧中二句者。非分講首二句合發下三句者。非逐層講而呼應不靈者。非急遞下而全無實義者。非總做而對此合掌者。非欲盡善難矣。故至誠無息章。此章皆論至誠之功用。著見處無為而成。以上言至誠功用之同乎天地。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即天地之功用以明之。末引詩見至誠無息。同於天地人。能勉為至誠。則亦同乎天地無歉也。

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為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煞尾。此三照應也。其大旨止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忒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巳者。無息也。按此看出章法甚精。

故至誠無息節

故字承盡性前知兩章而來。伯璿史氏謂盡性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前知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無息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是也。彙解單頂盡性章來。謂此之覆物載物。即彼之盡人性盡物性也。此之配天配地。即彼之贊化育參天地也。亦可至誠自然無息。凡誠未至。有時誠。有時不誠。便有息了。至誠。

無時不誠。卽無時或息矣。就實理之運於心者言。

不息則久節

不息。朱子曰。止如言無息。非兩層。不息則久。蒙引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止管日日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不息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外來。人心之理。倘有間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真積力久。道理克實於內。自然功業著見於外。驗諸政治作用間。而不可掩矣。徵字直合下節意。與誠則形不同。

徵則悠遠節

此節止重一徵字。徵為悠遠。徵為博厚。徵為高明。一齊俱到。非有漸次。不必過泥。則字及註中積字發字。劉上玉云。若謂高明

由於博厚。不成天之高明。基於地之博厚乎。說不去矣。此論極是。但此節止說至誠功業著見。姑就至誠功業上講。則層次推出。亦自不妨。行文亦有實義。好生發。如蒙引存疑說。亦可備參。悠舒緩不急迫。如必世後仁是也。遠長遠不短促。如萬世永頽是也。博德澤所及之遠。是橫說。如東漸西被是也。厚德澤入人之深。是直說。如淪肌浹髓是也。高如巍巍乎峻極於天。明如煥乎光被四表是也。蒙引又取蛟峰方氏說。惟悠故遠。謂大率功效氣象之迫促者。必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故其治長。五霸之治。氣象急迫。故其治短。可見又謂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浚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浚厚可



知既博厚了。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華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又謂天地間凡高者必明。日月惟麗天。故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按蒙引說。則白文則字確有層次。而悠遠博厚高明等字。又各有輕重詳晰如此。存疑亦云。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發字意思如何。蓋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則功業克塞宇宙。聲名洋溢中國。自有一段高大光明處。博厚所以載物也。節。上言博厚高明悠久。便有覆載成物意。在裏面矣。特未顯言。而此節始指出之。三所以正見。即此便是覆載成。無不具足。不待他求之意。有以形象別所以者。謂至誠無載物覆物成物的形。

象而即此便是其所以載所以覆所以成也。有以天地別所以者。謂載物覆物成物。惟天地而此則至誠之所以載所以覆所以成也。俱清出。但天地字在下。勿露。變悠遠為悠久。久在微前。屬內。悠在微後。屬外。故註曰兼內外而言之。至誠無外而不本於內之功業。兼內外而其意始備。按註又云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蓋以上節悠遠在博厚高明前。此節悠久在博厚高明後也。以兼內外之義推之。則猶有徹始終之義。在至誠無始而不終之功業。徹始終而其意更備。雖未明註。自可意會。蒙引曰如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按先輩理題不肯。

入事如此等題不肯一味填入治道語近則純以治功事業搬演矣然此章功業終是論至誠性體中發出之功業與泛講帝王治道之事業者不同須語語從至誠性體中講出纔有原委耳

博厚配地節

上言載物覆物成物已有配地配天無疆意在其內矣特未顯言而此節遂點出之如云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物則至誠之博厚配乎地矣覆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則至誠之高明配乎天矣地之博厚至於無疆天之高明至於無疆所以能成物今至誠之悠久成物則亦配天地之無疆矣不言配者省文耳不必如時文所謂悠久無疆渾而爲一并無配之可言也註天地同體不過贊至誠功用與天地一樣耳當作形體之體看

不必作本體之體看諸說多葛藤總是看體字大泥耳

如此者不見而章節

此又贊至誠功業之妙出於自然不待安排布置而後有也章變成卽上覆載成不重止重在不見不動無爲以見其自然而然之意如此二字卽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按成字卽上文成物之成字無兩樣上二句以配地言當云不見而載以配天言當云不動而覆今易載爲章者以地之載物主形是燦然明章也至誠之禮樂刑政實事似之故云不見而章易覆爲變者以天之覆物主氣是變化流形也至誠之過化存神虛事似之故云不動而變至成字則合虛事實事而究極於成也此節如云至誠博厚配地之功業固燦然而成章然亦積厚流光自然顯著不待表暴示人而後章也至誠高明配天之功業固使

四書講義卷五  
人翕然而丕變。然亦過化存神。自然感應。不待鼓舞動作而後變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使天下民物各得其所。各正性命而成。然亦不怨不庸。遷善不知無待。安排布置有所作為而後成也。此止中贊其功業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以上三節俱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地功用在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上數節俱言至誠同天地。此遂以天地之功用言之。不貳兩字緊對至誠二字看。天地之道雖大。可一言包括得盡。惟誠而已。天地止是一個誠。更無第二個道理來。稜他故曰不貳。不貳便

是純乎一誠。非由不貳而後誠。註所以字是贊決之詞。不是推原之詞。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補出不息便與至誠不息而微相照合。細玩上下節次。覺惟其不貳所以生物不測之意。且勿過透。以不貳之下。不測之上。尚有博厚高明悠久等項。下節方推原之。此處未宜遽盡也。以道言則天地亦一物耳。故曰其為物。天也。止是一個誠。地也。止是一個誠。止有一個道理。更無第二個道理來。稜他故曰不貳。時文天不貳於地。地不貳於天之說。非卽健者一於健。順者一於順等語。亦非。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節緊對微則悠遠節看。至誠以無息而徵為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以不貳而亦徵為博厚高明悠久。至誠徵為博厚高明悠

久所以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天地徵為博厚高明悠久。所以有如下文之生物不測。緊對照故復安頓。此節於不貳之下。不測之上。如云不貳也。而何以不測哉。蓋天地之道。由不貳而徵為博厚。則博也厚也。極其盛也。由不貳而徵為高明。則高也明也。極其盛也。由不貳而徵為悠久。則悠也久也。極其盛也。此其所以能生物不測也。六也字。一氣急遞而下。總是悉數其盛之意。不必屑屑分屬天地。以斷六也字。一氣急下之口氣可耳。時文因此遂云。大亦博厚。地亦高明。甚謬。玩註各極其盛。各字豈不是指博厚為地之盛。高明為天之盛乎。筆斷曰。六字何以覆舉。覆舉何以一氣。一氣覆舉。六字何以在不貳下。不測上。有題極妙。以至誠插入對講。即先輩亦然。按此三節。單言天地。末節方言聖人天地之合。則插至誠。講似夾襍。勿入為是。

今夫天節

此節緊對博厚。所以載物。節看備言天地之生物不測。如此山水本天地所生。而亦生物不測。益見天地之生物不測也。註由不貳不息。是頂為物不貳一節。以致盛大。是頂博也厚也。一節而能生物之意。方是正解。此節斯照照之多。一撮土之多。一卷石之多。一勺之多。止是反頓。以引起無窮博厚廣大不測。乃文勢抑揚如此。輕撇不重。說約謂日月星辰。止足無窮。句載華嶽。振河海。止足廣厚。句萬物覆萬物。載三句。方言天地之生物不測。與山水兩項於廣大不測下。即指生物者不同。然按山水二項。既於廣大不測下。即備數其生物不測。則天地兩項於無窮廣厚下。亦作備數其生物不測。看自不碍。說約意。不過因萬物覆萬物。載三句。方出物字。故欲從中截斷耳。不知日月星辰未

常不是天所生之物。華嶽河海未常不是地所生之物也。且無窮廣厚廣大不測等字。正與生物不測之不測字對照。若於生物不測上。又有無窮廣厚一層。反覺多事。斯昭昭之多多字。作數目字解。猶云特如是些子耳。時文云。即昭昭而亦多矣。即昭昭而亦見其多矣。甚謬。四多字皆然。若呂晚村謂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更謬甚矣。

詩云維天之命

此節言至誠天地之合。總一。至誠無息。天之所以為天。止是不已。不已即前之不貳也。文之所以為文。止是純。純即前之至誠也。此理無一毫人欲夾雜。曰純。此理無一毫間斷。曰不已。既無夾雜。自無間斷。故文之純。亦即天之不已焉。新安陳氏曰。自引詩至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

專言文。實以文証羣聖人也。然愚謂引詩言天至末句。并不復言天。引詩言文末句。并不復言文。止以純字不已字。輕輕用一亦字鎖合。正不分何者是天地何者是聖人。總一。至誠無息而已矣。化工之筆。非後人搦管所可及。前論功用。故曰配此論本體。直無配之可名。純亦不已。斷當謂聖人之純。亦如天之不已。近選家又謂末句專指聖人。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章首章尾遙相結應。又謂聖心之純能不已。非說聖人之純。亦如天之不已。又謂新安陳氏引詩以明聖人天地同一至誠無息者。未免添出天地一層。不思引詩明以不已屬天。純屬文。中間添一亦字。則即云聖人之純。亦如天之不已。何碍。且通章皆以天地比擬。至誠則即云聖人天地同一至誠無息。又何碍。若必除却天地。單結至誠無息。而謂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章首章尾

相應則亦字甚無着落。試於首句中間添一亦字而曰至誠亦無息不幾蛇足乎。况程註明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顯切甚矣。何必又多翻駁。玩純亦不已句。雖是總結通章。然一亦字無限神情。若謂人不能純則已。若能勉至於純則亦如天之不已。言外正有勉勵歆動下學者由未純以至於純之意也。若斤斤止結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猶未盡亦字神理。又按亦字正從兩所以字落脈。蓋不明其所以爲之者。則天人之合。猶費詞說。今既明乎其所以爲之者矣。則純便是不已。何煩更爲牽合乎。所以純不已中間。更不用一字聯合。止以一虛字粘籠。便是然則亦字。須從兩所以討脈。兩所以正從兩詩言引出。時文多用反落。謂詩止言天人之分。未知天人之合。尚朱是細玩亦字脈理。正是從詩生下。不是翻詩得來。若反翻去。

詩詞則子思何必引此詩。又何必申所以二句。又何可單用一亦字。便能鎖合無煩詞乎。蓋詩不僅曰天命而必曰不已。不僅曰文德而必曰純亦已。有天人可通之意矣。得子思以兩所以申之。而其意已顯露無餘。故竟可以一亦字鎖合。無容更置一詞也。按愚說一亦字有許多意義。許多筆法。若云人不知至誠亦能不已。此則以一亦字結出之。以示人耳。看亦字甚膚淺無意味。况章首卽曰至誠無息。無息自然不已。則不已意已明明說盡。亦不待到末節。尚恐人難見其不已。難知其不已。而始用一亦字結出之也。但晚村看出全章章法甚聰穎。故愚特取之耳。若亦字無限神理。彼尚未之見及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章本言人道。其意全注君子修凝一節。首三節不是呆贊聖。

道蓋舉聖道之大。做個樣子。引起君子修德。凝道工夫耳。待其入二節。由道講到君子身上。為上下文過脈。尊德性節。正講修凝工夫。末節。則修凝之效也。

夫哉聖人之道節

大字照下二節說。無所不該。無所不存。廣濶周徧。無有限量也。此止重道不重聖人。與費隱章重道不重君子相似。費與大對。勤映發亦有意。味極於至大而無外處。是其大入於至小而無間處。亦是其大優優節言其小之大。故復冠以大哉二字。

洋洋乎發育萬物節

此以極其至大而無外者。証道之大大洋洋。即克滿流動無所不該。意發育以功用言。物之發生長育。不外陰陽五行之氣。然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以體段言。天之所以為天。亦

不外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然氣之所克塞。即理之所克塞也。何其大也。雙峰饒氏曰。此即前章語大莫能載之意。謂道去發育萬物難說。故諸家皆以理宰乎氣為言。惟蒙引謂即體物不遺意最妙。蓋物各有所當然之理。其發也必各循其理。而發其育也。亦必各循其理。而育從未有違其理而為發為育者。是物之發育。即道之所在也。如此說。纔實落峻極於天。言道之高峻。則極至於天。亦不必以理氣為言。要即塞乎天地意二句。平看發育萬物。是橫說。峻極於天。是直說。時文謂即發育之功。極至於天者。非又謂不但發育而且極天者。更非即講家每云發育峻極。竟以極字作實字用。亦不是。

優優大哉節

此以入於至小而無間者。証道之大大優優。是克足有餘。纖悉具

備意。因言小之大。故復冠以大哉二字。禮止道中之一端。卽一端。以見道之詳盡。則道之無不詳盡可知。禮之大節。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之多。細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有三千條之多。一皆天理之節文。無非此道所散見。何其大也。雙峰饒氏曰。此卽前章語小莫能破之意。蒙引曰。若就一物言。固亦是衆小處。但猶未見其爲至小也。今經禮曲禮專就人事上說。夫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其禮之至微。乃三百三千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爲至小。而無內也。按此止借三百三千。以見道之無細不入。似不必將道禮糾纏。

待其人而後行節

此是由聖道遞到君子的過文。與下節正反相足。止是一意。其

人尚虛。下以至德實之。行字指人之行道。言不指道之行。言若道固無日不流通於天地間。莫之或息。不待人而後行也。其人指聖人。必得聖人之人而後可行。大哉之道也。以其人指下君子者。非君子方修德。未是至德。但此節大意。則是急急注到君子身上耳。

故曰苟不至德節

至道卽指上兩節。道極其大。必其德之無大不包。然後有以體之。而無或遺。道極其小。必其德之無小不入。然後有以察之。而無不盡。否則胸襟淺陋。識見粗疎。此道更沒有些子屬自家。安能疑而行之。故君子急急以修德爲要也。至德凝道。須緊照尊德性道問學說。行字在凝字之後。必先凝聚於一身。而後可推行於日用也。



故君子尊德性節

首句修德。凝道之綱領也。下四句上截皆頂尊德性。是大綱工夫。由是工夫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應洋洋節。下截皆頂道問學。是細密工夫。由是工夫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應優優節。註逐句逐字分貼。確然不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德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恭敬奉持。而無敢褻玩。則心於此存。而道體之大者。有以廓克之。而無不極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問學者。即學問思辨之事。循其方法。而無敢疎畧。則知於此致。而道體之細者。有以精研之。而無不盡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缺一不可。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私意是發於中者。心體本自廣大。私意從中起。便障隔得窄狹了。惟不以私意自蔽。所以致廣大也。蒙引云。意如

雲起。足碍空虛。故屬之廣大。私欲是引於外者。心體本是高明。私欲從外引。便累得污濁卑下了。惟不以私欲自累。所以極高明也。蒙引云。心隙欲中如石之沉水。亦終究乎污下。故屬之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良知也。德性所固有。的。即所云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是涵泳者。涵養沫游。內觀。反照。使此心惺惺。譬如明鏡止水。而無紛紜。憧擾之失也。切不可因註故學。而又時習。遂作前日學之。今又溫習解。如此。則與尊德性存心不合。已能良能也。亦德性中所固有的。即所云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者。是敦篤者。敦培篤厚。誠意。懇到。使此心肫肫。嘗若天覆地載。而無殘忍刻薄之傷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至精微。有毫釐之差。則非盡精微。故必不使有毫釐之差。乃為

盡精微。事本中庸。有過不及之謬。則非道中庸。故必不使有過不及之謬。乃爲道中庸。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義理至無窮。盡局於一定。便非新。必日知。其所未知。乃爲知新。節文原有界限。踰越放軼。便卑損了。此禮必日謹。其所未謹。乃爲崇禮。按尊德性是涵養工夫。不甚着力。故註曰。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皆不甚着力之詞。照尊字意也。道問學。却是細密工夫。着力推勘。故註曰。不使有差。不使有謬。曰。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皆甚須着力之詞。切道字意也。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不致知。蒙引云。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週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蒙

引曰。四句都是相反而相應。廣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却又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虛遠。而欠平實仔細。他却又道中庸。涵泳乎所已知者。或止守其已知。他却不以自安。而日知所未知。天資純一。樸厚者。多不謹於禮節。而止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檢勘。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所未謹。蓋道體一大一小。得其大者。或以遺於小。力於小者。又或不及其大。故必兩致其功。方爲周至。按此說。得而字意出。敦厚以崇禮。先儒尚泥以字。而謂崇禮止在敦厚。如此。則於存心。又不可不致知一句。獨有碍。今斷止是一般。其改而爲以處。不必拘。且或問明有敦厚。然後可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之解。則泥以字立異說者。殊無謂。時文又有頂經禮曲禮來。以此句單提禮字。折入者。皆於存心致知分屬有碍。史氏伯璿曰。下截皆屬知

而不及行似偏意者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  
 此則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  
 半截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  
 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心則具眾理之體不立而無以  
 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  
 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可盡精微存心  
 則涵泳其所已知而可知新此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  
 欲自累而後可道中庸存心則敦篤乎所已能而後可崇禮此  
 存心以力行也存心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  
 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  
 按此補出行字理甚確切道問學而不尊德性是記誦詞章  
 之俗學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主靜冥悟之禪學史氏伯璿

曰上截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  
 截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也雲峰  
 胡氏曰存心不是力行觀非存心無以致知謂非力行無以致  
 知可乎饒陳二氏皆誤說按朱子格物致知煞是道問學處  
 得力二陸主靜遺却道問學工夫所以流為異學也

是故居上不驕節

修凝之功既至自有身世咸宜的效驗居上便不驕為下便不  
 倍有道便足興無道便足容正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所謂  
 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右之左之無不有之者也末以明哲保身  
 通贊之不是細事觀大易所云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則知明哲保身斷非聖人不可此君子由修凝之功做  
 到聖人地位正所謂大哉聖人之道必待其人而後行也朱

子曰明哲止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若楊雄所言爲是占便宜法也又云若到舍生取義時又不如  
此論引詩通管上四句不專頂足以容蒙引有道足興何獨  
以言曰無道而默循默之類推之其所退藏收歛者固多也  
道而言循言之類推之其所直前敢爲處尚多也聖賢之言舉  
一隅而在學者以三隅反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明爲下不倍之義故講家謂首節單重賤不自專上而雖  
有其位節側重有德無位上其說自是然按爲下不倍所包自  
廣無德無位無時皆在內卽以首節三項平看愚是無德賤是  
無位生今是無時而以末二節分應此三項有位無德應愚不  
自用有德無位應賤不自專孔子從周應生今不反古三者都

是爲下不倍之義如此看亦直捷省曲折非天子二節正見無  
可倍處是一章之主

子曰愚而好自用節

自用是好作聰明自專是妄竊權柄反古是拘泥古法如此者  
總承裁及其身爲王法所不容

非天子不議禮節

夫子之言如此蓋以惟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始得於親疎貴  
賤相接之禮數酌其隆殺繁簡而議之否則不得而議也始得  
於宮室車旂服物之制度辨其尊卑貴賤而制之否則不得而  
制也始得於文字之形像聲音辨其橫直正借而考之否則不  
得而考也一定之理自是如此此天子乃聖人受天命而爲  
天子若禹湯文武是也繼世之君不在此數故朱子謂有王者

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裁成過有此一設大意思在。議禮以禮之節目言若三綱五常之禮三代相因固無所容議也。貴賤相接之禮如朝覲會同之類親疎相接之禮如合族會食之類皆代有變更者制度以車旂衣服器物之度數言天子如何制諸侯如何制大夫士庶人如何制使等威名分無可假借也。白文制字當作字看註品制二字方是實字書名卽字也。字之點畫曰書字之聲音曰名考者正其字形及讀之聲音。

今天下車同軌節

非天子不議不制不考所以今日之天下雖非文武之時而當日所議所制所考之禮度文猶然遵守無異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尚如一也由車推之凡所制之度皆無異

同可知矣以書而言其形象聲音之文尚如一也以行而言其親疎貴賤相接之倫次尚如一也豈非非天子則不得而議而制而考故尚遵守無異如此哉同軌與制度應同文與考文應同倫與議禮應禮之行於親疎貴賤間者謂之行親疎貴賤之相接有秩然不可紊亂之次序謂之倫。按此節講家多作申釋上節口氣謂非天子不議不制不考者正以今天下之禮度文尚同故也似重看此節輕看上節矣不若用相承口氣謂惟非天子則不得而議而制而考所以今天下之禮度文尚劃然如一也大意仍重上節此節証之然此節今天下三字亦最重見得由文武創造到今猶然周家之天下自有不得而異者也論理止當指文武言不當連成康說成康非開創之天子矣又按此章首節止言倍之灾第四節乃言不敢倍末節舉孔子

不倍為証則中間兩節正是不倍根由。其所以不倍正為非天子而生。今天下故也。

雖有其位節

觀今天下之禮度文猶然大同如此。則非德位時兼備安敢妄有制作以自倍乎。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是愚自用也。不敢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是賤自尊也。亦不敢作禮樂焉。玩下截多一亦字則作抑揚口氣側重下截亦可然平看分應愚自用賤自尊自確。

子曰吾說夏禮節

即孔子嘗謂夏禮已遠吾說之而杞不足徵矣。殷禮稍近吾學之而宋亦僅存耳。皆非今時今天下之所用也。惟吾學周禮則今時臣民皆遵用之。吾亦惟周是從而已矣。此孔子不生今反

古之一証也。合上節見愚不自用賤不自專生今不反古所謂為下不倍者如此。按首節若單重賤自尊及第四節側重有德無位則此節當指孔子有德無位說。若三項平看平應則此節止結生今反古不必纏德位。朱子蒙引存疑皆如此。分應自確。顧麟士曰三言之為禮度文兩言之為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實一也。

王天下有三重章

此章明居上不驕之義。首二句一章之綱。次節輕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制作盡善之效驗。應寡過句末引詩見民寡過必由本身之善以結之。

王天下有三重節

王天下是聖人受命而為天子。身有其德而又有位與時者也。

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極重大之事有之不徒行之而已直從不驕心源處發出故能做得盡善盡美而使斯民無越禮敗度舞文之過須重拈有字方切不驕章旨亦包本身六事在稟陸稼書曰先正傳夏器作重王天下三字張以誠作特拈重字顧雲臨作重有字看來還拈有字者爲是若止拈王天下止是制愚賤反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不驕之君子

上焉者節

此節止反言以起下文之意上焉者有德位而無時者也下焉者有德而無時位者也一則無徵而不足取信於人一則不尊而不足取信於人我既不足取信則在人亦弗信而從之矣然則如下文君子有時有位而又有德乃可取民信而使民從

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上節言有德無時有德無位不足取信於民此便言王天下之君子有時有位矣然亦必本諸其身之德然後可徵信從於民也道卽三重之道通節俱就制作上說本諸身根前章尊德性道問學的工夫做成此德以爲禮度文之本也此句一節之綱徵諸庶民以其禮度文驗乎民所信從也此句又下四句之綱然後以禮度文考驗於三王則因革損益都合着三王已然的成法無有差謬以禮度文建立於天地則裁成輔相都合着天地自然的道理無有違背鬼神雖幽而難知然我之禮度文已到那微妙的去處就是質証於鬼神他那屈伸變化也不過是這道理何疑之有百世以後聖人雖遠而難料然我之禮度文

已至極而無以加。就等後邊聖人出來。他那作為運用。也不過是這道理。何惑之有。顧麟士曰。按六事如此也。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未引詩結之。徵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亦必是我去考之。建之質之俟之始得。故曰亦不。但說效驗極是。蒙引以徵諸庶民。貼有時有位講。似不然。有時有位。已貼在君子二字內矣。蓋此君子。指王天下之君子。則是德位時俱有者矣。但三者中。德為尤重。故曰君子三重之道。本諸其身之德。註亦緊貼一句曰。有其德也。徵諸民。即以本身者。徵之民與身。最為關切。君子本身外。便要徵民。民果信從。則推之三王天地等。無不合註。故不曰有其時位也。而曰驗其所信從也。實有觀我觀民。驗其信與否。從與否。不敢自是之意。若僅以為有時有位。則說徵字無力於通節意義。不貫而註驗字。

亦不必用矣。又按蒙引謂本字徵字。不對考建等字。要對不認不惑等字。看似亦不必。其意不過以下四句多。而字一截。此二句無之。故欲於本徵二字中。即包而字一截。講也。然按本身句一節之綱。徵民句。又下四項之綱。則二句正是不驕心源處。本字徵字。有工夫不全。主效驗說。與下四句竟說效驗者不同。故白文不用。而字下半截。正有深意。何必照下四項文法。而驅二句以從之也。况顧麟士云。亦必我去考之。建之始得。則下四句亦不但說效驗。亦不全重。不謬等字。還當以本徵二字。即與考建質俟字例看。為是。愚嘗評一文曰。本身首也。徵民項也。考建質俟。四支也不驕心也。位置得宜。便為成人矣。四。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云君子未有不如此。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



也按此數語甚合本節排列推極之旨亦纔是本章不驕之旨  
又極合考建質俟等字精神甚是

質諸鬼神節

上節無疑不惑是贊其議禮制度考文之盡善此復推原其所  
以無疑不惑者由其知天知人故也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  
三王已然後聖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而  
上二句自該在內蓋鬼神雖幽而其屈伸往來亦不過體天之  
理以為理耳君子見天於身而尊德性以盡天之誠道問學以  
盡天之明於天之理灼然即身而知之是即身以知天而無疑  
於天自即天以知鬼神而無疑於鬼神也故曰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後聖雖遠而其因革損益亦不過盡人之理以為理  
耳君子見人於身而尊德性以觀人之初道問學以觀人之復

於人之理昭然即身而知之是即身以知人而不惑於人因即  
人以知聖人而不惑於聖人也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  
人也淺說云居上不驕從尊德性道問學來問學而知新盡  
精微則何天人之不知故曰本諸身則自該知天知人意矣按  
此則此條亦是承上節而申贊之非兩層意於鬼神補天地  
於後聖補三王根本身切不驕點議禮制度考文頂尊德性道  
問學皆此條要義不支不漏為佳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節

此節承知天知人來以見君子制作盡善如此而人得以寡過  
之實也動兼言行俱指三重道兼法則俱切寡過世為云云即  
就今日制作之始而必之不待歷世後知也不曰天下世道而  
曰世為天下道重君子足為其道上王雲鳳文云天下之動孰

有善於君子者乎。民以為道則寡過，不以為道則多過也。夫以天下之民之不能無動也，動而得過，安得不從？夫動無不善之君子，即後世之思動而寡過者，安得不信？夫動無不善之君子也。數語最明快，言行例推。

三而字語意輕急，乃得其妙。非輕動行言也。動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有動有行，有言即世道世則世法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看而字口氣甚妙。遠近又從天下抽出言之見世世且如此。而一世中之遠者近者，自不待言也。世不要涉易姓之世，碍雖善無徵意。主本朝說兼後賢後王後民在內，有望不厭俱重尊其制作上。

詩曰在彼無惡節

因上節說到世道世則世法有望不厭，皆君子效驗處。故又引

詩歸結到本諸身六事上，以見效驗不離本體而居上不驕之為要也。彼振鷺之詩美二王之後，曰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則庶幾夙夜間得以未終其美譽乎。夫未終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有三重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則世法有望不厭。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所謂居上不驕者如此。譽字亦因詩言而及借此字以包道法則有望不厭等項，非謂君子重名譽也。蚤有譽猶云遠有譽不必生意。詩勉君子於有譽之後，則所以保其譽者必詳。此推君子於有譽之先，則所以致其譽者有本。詩詞四句分貼不同。小註陳氏曰：無惡應有望，無射應不厭。庶幾修譽應世道世則世法，是以四句皆指有譽言也。雲峰胡氏曰：無惡無射以未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是以三句指有

譽言而以夙夜句貼下如此二字言也說約又曰在彼無惡之者在此無射之者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未終其美譽乎夫未終譽必本於無惡無射云云是以庶幾二句指有譽言而以無惡無射貼下如此言也細玩說約為是但遵說約則不得以無惡無射應有望不厭與微諸庶民說直當以無惡無射貼本諸身六事說矣

仲尼祖述堯舜章

歷舉至誠至聖天道人道而實之以仲尼見中庸之統備於仲尼也與首章仲尼曰緊照首舉仲尼曰見中庸之道之所以明此舉仲尼見中庸之道之所以行此子思表章家學以教天下萬世之旨也表章仲尼首節已盡次節以辟如天地申贊之末節直言天地以明辟如之意止是緊抱首節並無另進一層

意

仲尼祖述堯舜節

如堯舜人道之極也仲尼奉為祖而傳述之如博約契精一之旨時中本執中之傳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文武法制之備也仲尼奉為憲而表章之如政治欲舉方策禮樂必從先進皆所以近守其謨烈也天而運之以時則春夏秋冬自然推遷不滯仲尼上律之或仕或止或久或速隨時而應一無拘泥直與天時相為協應水而限之以土則東西南北一定不可移動仲尼下襲之當仕當止當久當速各有定理不相假借直與水土相為合一也雙峰饒氏曰祖述憲章言其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襲言其學之該乎穹壤註遠宗其道近守其法法其自然之運因其一定之理確當不易而又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或問

中止講上律下襲兩句。謂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不時不食。迅烈必變也。以至仕止久速之各當也。上律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居魯縫掖。居宋章甫也。以及用舍行藏之隨寓而安也。下襲之意可見矣。北溪陳氏釋之曰。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魯縫掖。宋章甫。此律襲之事也。事以外言。末也。如仕止久速之當。可用舍行藏之隨遇而安。此律襲之行也。行以內言。本也。雲峰胡氏亦曰。不時不食。是末也。聖之時。是本居魯縫掖。是未安土敦仁。是本分貼最明。但祖述憲章二句。諸家皆以道屬內屬本。法屬外屬末。以道即寓乎法之中。法不出乎道之外。屬兼內外。該本末。因又波及上律下襲。謂自然之運。為內為本。一定之理。為外為末。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為兼內外。該本末。頗覺支離瑣碎。愚意照上律下襲之例。則道中亦有內外本末。法中亦有內外本末。為是如精一執中。道之內也。本也。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道之外也。末也。緝熙執競。關雎麟趾。法之內也。本也。周官禮多士。多方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法之外也。末也。玩註皆字自是。每句皆有內外本末。道統開於堯舜。祖述者奉以為祖。而繼述之法。制備於文武。憲章者守為成憲。而表章之。自然運行者。為天時。律則順其變化。與為合一。如清濁高下之無不協。律一定不遷。為水土襲。則因其定理。與為堅確。如被服襦襲之無時可離也。自然之運。一定之理。雖曰兼內外本末。所重自然在內。與本如合。仕止久速。用舍行藏。迭用不窮。觀之則有個。自然之運。在分。仕止久速。用舍行藏。主一不遷。觀之則有個。一定之理。

然之運。為兼內外。該本末。頗覺支離瑣碎。愚意照上律下襲之例。則道中亦有內外本末。法中亦有內外本末。為是如精一執中。道之內也。本也。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道之外也。末也。緝熙執競。關雎麟趾。法之內也。本也。周官禮多士。多方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法之外也。末也。玩註皆字自是。每句皆有內外本末。道統開於堯舜。祖述者奉以為祖。而繼述之法。制備於文武。憲章者守為成憲。而表章之。自然運行者。為天時。律則順其變化。與為合一。如清濁高下之無不協。律一定不遷。為水土襲。則因其定理。與為堅確。如被服襦襲之無時可離也。自然之運。一定之理。雖曰兼內外本末。所重自然在內。與本如合。仕止久速。用舍行藏。迭用不窮。觀之則有個。自然之運。在分。仕止久速。用舍行藏。主一不遷。觀之則有個。一定之理。

在大易潛龍一爻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便是自然之運當行則行當違則違確乎其不可拔此便是一定之理不必判為兩時兩事也此意實先儒所未發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節

緊頂上節而申贊之說約云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在內無一或遺則辟如持載覆幬之無所不包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以時出之無一或滯則辟如錯行代明之迭運不窮仲尼之大如此按說約則從來講家或不緊承上面或止泛言道理皆影響之談又按此節已見仲尼之大下特借天地指點出之又說約曰代明止重代意不重明義則錯行止重錯意不重行義時文多誤又按上節四項分說此節上二句是就四項合併處說見其無一或遺下二句是就四項遞運處說見其無

一或滯不過承上文而申贊之暗含一大字在白也時講妄分上二句為體下二句為用上二句為內下二句為外其謬不待言矣但註云此言聖人之德說約曰此是透下大德小德字然頗不甚重蓋以此德字亦大繫指祖述四項不是另有德故曰不甚重不必拘泥可也乃呂晚村因一德字又強分上二句屬大德下二句屬小德亦不是下節萬物繫頂持載覆幬二句道字緊頂錯行代明二句豈可將萬物單屬大德四時日月單屬小德乎成一照看具非自見矣即正解云此節四句即下節並言並行只是大德一邊而不害不悖小德一邊就包在中亦未確細玩書理若必欲照大德小德說則持載覆幬中亦有大德小德蓋以持載覆幬之並育者言之便是大德以持載覆幬之不害者言之便是小德也錯行代明中亦有大德小德蓋以

錯行代明之並行者言之便是大德以錯行代明之不悖者言之便是小德也如此貼乃的確清楚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上以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辟如天地此便以天地之大備言之以見孔子之大亦如此也夫天地之大何以見之不見飛潛動植之物一齊生育於其間似有相害者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經行之道一齊並行於其間似有相悖者然一寒一暑一晝一夜各循其度而不相違背夫同者難乎其異既並育並行矣而乃不害不悖者為何是蓋天地化育之德散乎萬殊使飛者自成其飛潛者自成其潛動者自成其動植者自成其植而飛潛動植之中又一物自為一物彼之生理不必假借於此此之生理不必分讓於彼使

春自成春夏自成夏秋自成秋冬自成冬日自成日月自成月而四時日月之中又各自為終始不必推之使往而自然無不往不必迎之使來而自然無不來正如川水流來千枝萬派而不見止息此其所以不害不悖也夫異者難乎其同既不害不悖矣而乃並育並行者為何是蓋天地化育之德積乎一本使飛者亦稟此而飛潛者亦稟此而潛動者亦稟此而動植者亦稟此而植而飛潛動植之類至繁至襍至纖至悉莫不取之此而無窮給乎此而不竭使春亦稟此而為春夏亦稟此而為夏秋亦稟此而為秋冬亦稟此而為冬日亦稟此而為日月亦稟此而為月而四時日月之行至常至變至暫至久莫不運乎此而無極由乎此而不匱但見其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此其所以並育並行也夫天地止此化育之一德而自其

散乎萬殊者言之則脈落分明而往不息如此自其積乎一本者言之則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今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泛應曲當即是小德之川流其一理渾然即是大德之敦化則聖道之所以為大又何異於天地哉

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解於物與道之不害不悖處便見小德之川流於物與道之並育並行處便見大德之敦化天地非有二德止於物與道上見得如此耳川流敦化亦非二機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是流那敦化的出來敦字與流字緊對切不可化字對流字蓋萬物四時日月都是天地之化但從不害不悖處觀之則見為化之流從並育並行處觀之則見為化之敦耳二句止說天地不得混入聖人一語細玩註川流敦化各有兩層

意脈落分明是言物各為物道各為道不相侵害不相違悖意而往不息是言不害到底不害不悖到底不悖無有歇息意合之是如川之流根本盛大是言育便並育行便並行無所不裕無所不包意而出無窮是言並育到底並育並行到底並行無有窮盡意合之方是敦厚其化存疑謂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皆由於大德之敦化論亦有理然按兩並字正是一元均布意貼在川流內不得乃知大註分頂鐵板不易但要識得天地非有二德從物與道上見得如此則分頂自不碍理何必又遵存疑之說乎時講又謂不害不悖即在並育並行內非兩層不知並育並行是指萬物一齊育道一齊行說不害不悖是指此物不害彼物此道不悖彼道說並育似不能不相害此却不害並行似不能不相悖此却不悖而字

一轉如此若無兩層則白文曰並育並行足矣何必贅若在  
聖人身上說小德川流止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泛應曲當便  
了若在聖人身上說大德敦化止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一理  
渾然便了蓋此章大段以首節為主也若蒙引推及君臣父子  
老安少懷仁義禮智等愈多愈說不盡矣正解曰仲尼之德措  
帝王天地之道於萬物而一本萬殊者一小德之川流也蘊帝  
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萬殊一本者一大德之敦化也數語亦  
為明切上四句臚列天地之大末句總承而贊之蒙引云不  
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備言其所  
以為大之實也甚是俗講並育二句尚不是天地所以大處小  
德兩句方是所以大極謬此句止言天地大而如天地之大者  
一點便足時文夾襖仲尼者固非即言外虛含暗映者亦不必

仲尼之大已明有辟如在前此止發明天地之大而仲尼之大  
自見何用作含糊搗鬼伎倆耶說約曰天地之所以大處止  
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止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若又推而進之以為有一德以主之乃見其大則首節云云反  
輕矣豈正旨乎按此說極是此章止以首節為主次節註此言  
聖人之德德字非他即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末節白文大德  
小德若對照仲尼之小德大德亦無他亦即指祖述憲章上律  
下襲若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中又有一德以主之真謬說矣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承上章來說聖人之小德川流全重首節下一氣遞去而  
申贊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  
來敬信說緊承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承敬信說來縱是從聖



德說到發外從發外說到及人而贊其同乎天也

唯天下至聖節

因說小德川流故以德之散殊者言爲能二字統貫全節聰明  
睿知生知之質包下仁義禮智有臨高出庶物包下容敬執別  
五足以止舉聖人之德具足於此未說到行處次節方說積中  
而發外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是思之通微處知則知之全體  
也以其生知之質析言之則有此四者足以育出庶物臨御天  
下而有餘也此聰明睿知是天聰天明神靈不測之號不但如  
常人耳目聰明心思智慧已也寬而廣大與狹隘反裕而舒徐  
與急迫反溫而和厚與慘刻反柔而順從與乖戾反以其仁之  
德析言之則有此四者度量恢弘如此足以育萬物而有容也  
發而奮起與委靡反強而有力與怯懦反剛而果斷與撓曲反

毅而堅忍與作輟反以其義之德析言之則有此四者操守堅  
固如此足以制事而有執也齊而心之齊與憧擾反莊而貌之  
嚴與惰慢反中而恰好與過不及反正而光大與邪僻反以其  
禮之德析言之則有此四者內外無慢如此足以奉神涖民而  
有敬也文而粲然有章與昏暗反理而秩然有條與混襍反密  
而詳審入細與疎畧反察而研究極精與浮泛反以其知之德  
析言之則有此四者識見精明如此足以極深研幾而有別也  
德具於此以待事物之來不必先事物而預謀容執敬別也亦  
不必臨事物而始謀容執敬別也有是四者之德則足以有容  
有執有敬有別也按此章本言小德川流正須逐字還他實疏  
若一用籠統語則言仁義禮智足矣何必屑屑分出一十六字  
乎故此節凡總發合發者俱於川流之義不合

溥博淵泉節

緊承五足以說。夫至聖五者之德。具足於心體中。如此。則以想至聖之心體。真周徧悉具。廣濶悉包。而溥博也。真靜淡為藏源。本優裕。而淵泉也。其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克積於中。如此。於是足於用者。自然發見於用事。至物來隨時應接。而出之感。宜如時常有臨。則生知出時常有容。有執。則仁義出時常有敬。有別。則禮智出發見於外。無或礙。無或窮也。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咏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按此。則溥博淵泉。非有他。也不過謂至聖心體。於五德無所不備。為周徧於五德。無所不該。為廣濶。以五德藏諸宥密。為靜淡。以五德根諸性始。為有本耳。今試有人焉。於上文二十字。一一具足於中。是何等心體。自可想而知也。註克積於中。非五者之德。又有克積之功。

蓋合五足以計之。便見其克積於中耳。雙峰饒氏曰。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故註直言五者之德。蒙引云。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感宜不碍。時出之。則泛應不窮。所謂脈絡分明。往不息也。是惟其是。有而無心。發見自不容已。而然。按此。講時出最透。時文於二義。究未洗發。又有拋却五德。不知時出為何物者。又有全說作用。預侵見言行三句意者。皆欠斟酌。時中時措。時出。理可互發。此章雖說小德。然溥博淵泉。已是大德。敦化了。可見小德原於大德。無二德也。

溥博如天節

上言五德之克積。此又贊其克積。不比尋常。其溥博則極其溥。博迨如天之大。而無外。其淵泉則極其淵。泉迨如淵之深。而莫測。是其克積極盛如此。上言五德以時發見。此遂贊其以時發。

見。當。可。見。而。當。時。民。自。敬。言。而。當。時。民。自。信。行。而。當。時。民。自。說。是。其。發。見。當。可。又。如。此。下。三。句。俱。根。如。天。如。淵。來。蓋。發。見。之。當。可。原。本。於。克。積。之。極。盛。也。敬。信。說。重。至。聖。可。敬。可。信。可。說。上。不。重。民。且。留。下。尊。親。地。步。觀。註。止。云。發。見。當。其。可。可。見。見。指。容。貌。威。儀。

是以聲名洋溢節

此。從。上。節。三。個。莫。不。字。中。再。推。一。個。莫。不。以。見。其。敬。信。說。之。無。處。不。到。無。物。不。然。也。通。節。一。氣。急。下。聲。名。尊。親。大。槩。亦。是。敬。信。說。之。至。非。兩。層。但。前。云。民。猶。兼。賢。智。有。知。識。者。而。言。此。云。凡。有。血。氣。則。至。愚。無。知。至。頑。不。靈。者。亦。在。蒸。被。感。動。中。矣。是。其。德。之。廣。大。真。如。天。之。不。可。限。量。故。曰。聖。人。配。天。良。不。誣。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章

此承前章來說聖人之大德敦化亦全重首節以其功用之自然者言次舉心體以贊其功用非推淡一層也未以不能知申贊之亦贊其功用非贊其心體也大德敦化敦於誠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節

因言大德敦化故以德之渾全者言此節從至誠功用之大處說爲能二字統貫三句五倫爲經常不易之理故曰大經經者辨其分而不亂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之類綸者合其類而弗乖如君臣相敬父子相親之類大經雖人所同具然人爲私欲蔽錮不能各盡其道惟聖人極誠無妄有以盡其當然之實而爲天下後世所標準是經綸惟至誠能也性之全體卽未發之中以其爲萬化所從出故曰大本立者於本然之性無少偏倚無少欠缺之意大本雖人所同具然人爲私欲蔽錮

不能渾全無虧。惟聖人極誠無妄，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渾然全體而為千變萬化所從出，是立本惟至誠能也。氣機運行生息萬物為化育，知者兩相脗合，渾融一體之意。化育之理亦不異人身之理，第人為私欲蔽鋼，不能洞徹本原，惟聖人極誠無妄，其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契合無間，是知化惟至誠能也。此皆至誠無妄中自然而然之功用，不假思勉，不着氣力而能之者也。夫豈有所倚靠憑藉而後能哉？經綸句緊照其仁立本句緊照其淵人知之惟知化何人止說得知字殊欠廣大意蒙引曰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大貌按無倚小註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也時文又有倚實倚虛倚時勢才力之說似皆影響總之不從至誠無妄中流出自然有所倚

靠而後能。若從至誠無妄中流出，自然不待有所倚靠而後能也。愚故曰不誠則倚，誠則不倚，自是了當語。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本，雙峰饒氏說然下文又有仁淵天本章字眼名目多矣，不必又拈道性命立柱亦可。說約云此節要看極誠無妄四字，便有巴鼻。按此則講經綸立本知化育及無倚若不從至誠二字中透出，俱影響之談矣。文徵謂經綸句可說功用立本知化單說在功用一邊不得，然蒙引亦有辨矣。曰大本之立不但立在心而已，謂萬化之本所自立也。然則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百行萬善之所以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為何如？按此則立本亦是功用，蓋不但曰性而曰性之全體，不但曰中而曰大本，正是重千變萬化所從出說。時文忽畧註中此句則

立字便欠力量。知化育不但聞見之知。固矣。然亦不但契合無間。天地化育原就天地功用上說。則至誠契合天地之化育。亦自有盡人性盡物性的作用在。故知朱子功用二字非輕下也。且惟功用易有倚着。故繫中之曰夫焉有所倚。若心體自然無倚。不必贅此一句矣。

肫肫其仁節

由至誠之功用。而想至誠之心體。其經綸是其仁也。蓋不忍倫紀之乖而不合。而為之綸之。不忍倫紀之瀆而不分。而為之經之。此念纏綿愷惻。周流無極。真肫肫乎其仁。其立本是其淵也。蓋包藏萬理。而無一理之或遺。根柢萬化。而無一化之或匱。此中至靜無羃。其深。有本真淵淵乎其淵。其知化是其天也。蓋默契天地之化。則於庶彙萬物之所以終而為之。各正保合者無

不詳。默契天地之育。則於庶彙萬物之所以始而為之。發育生長者。無不盡。此中覆冒至廣。包涵至大。真浩浩乎其天。至誠之德。其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仁淵天。即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育。非又深一層意。肫肫淵淵浩浩。不過即仁淵天而申贊之。其淵。其天。與其仁。一例。即聖心自有之淵天。非復指如淵如天之天淵也。時文多謂如淵如天。配天猶與天為二。此其淵其天。直與為一。然謂與淵天為一。畢竟有淵天之見者存矣。若竟指為聖心之淵。聖心之天。講則并與天淵為一等語。亦用不着。而其天句。補出地字。尤不必。從經綸立本知化。先出其仁其淵其天。再找肫肫淵淵浩浩等字。方有着落。若必循題順講。則先點肫肫淵淵浩浩等字。既無着落。而後煞其仁其淵其天。更無氣力。時文往往以無倚。插入三句。作正解。雖不謬。却不必。劉

上玉云此節承上起下仁淵天即至誠之天德也故下以非達  
天德者不能知申贊之以仁淵天為天德似未然仁淵天止是  
就經綸立本知化而贊嘆之不是另有個仁淵天之天德况下  
節孰能知之是不能知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化亦不是不能知  
至誠之仁淵天也天德二字還依淺說指仁義禮智為是仁義  
禮智是天命我而我受之為德者故曰天德經綸大經便是  
仁似不可謂經綸本於其仁亦不可謂惟其仁所以能經綸蓋  
所以能經綸者止是本於其真實無妄即所以如是肫肫其仁  
者亦是本於真實無妄若云經綸本於其仁反於誠字放開一  
步矣故此節止是申贊上節不是推原上節三句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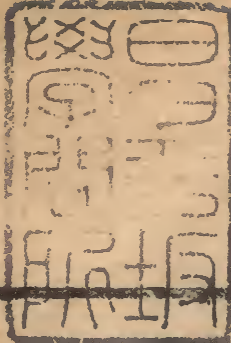
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不重能知至誠止申贊至誠之難知統承上兩節說蓋以至誠

之經綸立本知化育而肫肫淵淵浩浩如此此其道至極無以  
復加不惟至之難即知之亦難矣苟非實有聰明聖知而達仁  
義禮智之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即前章之聰明睿知  
天德即前章之仁義禮智蓋取前章首一節而統括言之也固  
實有也止是實有此聰明聖知耳不必另外生意固字貫到者  
字住達即下學上達之達是優入意勿作知字解說約謂九字  
是一個人的名目勿太分晰以斷口氣極是蓋此止贊至誠難  
知原不重透講數字也按此章自當以經綸立本知化育為  
主其仁其淵其天止是申贊其經綸立本知化育之妙非以功  
用心體判分二項蓋推到心體處正是極贊其功用處也時文  
於末節有單頂仁淵天說者謂功用猶易見而心體為難測不  
知除却經綸立本知化育則其仁其淵其天之心體亦無着落

故斷當統承兩節說而又當遞承兩節說不當平承兩節說也  
朱子曰至聖章說發見處至誠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  
所以爲德也以德言則人觀其表但見如天如淵以所以爲德  
言則是家裏而真個是其天其淵惟如天如淵故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而親之謂其自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知謂其自裏而觀之則難也按此打通  
兩章極透徹然一言以括之總是小德川流易知大德敦化難  
知耳有謂朱子所云此章說存主處又曰唯其天其淵故非聖  
人不能知又曰自其裏而觀之等語亦似以末節單承心體說  
予曰不然朱子所云存主處所云自其裏蓋單指誠言惟誠故  
裏面真其天其淵而不易知然則總其大意當是經綸立本知  
化以及仁淵天皆出於誠故難知非謂經綸立本知化猶易知

而仁淵天獨難知也觀說約結曰其於經綸立本知化者何足  
以知之哉亦謂知其功用不指知其心體因白文有聰明聖  
知四字是至聖章的事故總註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  
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也究竟至聖至誠亦總是一個人其曰  
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猶云非這樣人則不能知這樣道耳  
勿泥看川流敦化兩章不惟意義平對卽文勢亦平對蓋兩  
章首節一言小德川流一言大德敦化兩章次節一以溥博淵  
泉時出及如天如淵莫不敬信說等合贊川流之妙一以肫施  
淵淵浩浩分贊敦化之妙兩章末節一是川流贊之不盡而又  
以莫不尊親申贊之一是敦化贊之不盡而又以孰能知之申  
贊之文勢相映如此此章是中庸第三支之結束



敦化兩章

四書講義卷之五終

<p>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要在於誠。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流也。君子居則遷而德化，行則而民望。此誠之效也。故君子必先誠其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誠之由也。</p>	<p>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要在於誠。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流也。君子居則遷而德化，行則而民望。此誠之效也。故君子必先誠其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誠之由也。</p>	<p>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要在於誠。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流也。君子居則遷而德化，行則而民望。此誠之效也。故君子必先誠其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誠之由也。</p>
-----------------------------------------------------------------------------------------------------------------------------------------	-----------------------------------------------------------------------------------------------------------------------------------------	-----------------------------------------------------------------------------------------------------------------------------------------

